



金先生講學紀錄序

長沙鄧振鐸西
請序

同治
藏書

問
序

世儒慕古卑今槩噫三代而下政教出于

二

國家里有塾邑有庠令官師臨政之暇羣
雋民以討論經義政與教豈異也俗吏疲
于簿書迂視問學而匹夫又謂權不在我
囂囂獨善不關世之悲愉于是官與士各

為心而名與實不相應無真儒遂無良吏而無良吏益不能養真儒是無教且無政政與教豈異也大梁金先生雅以名教自任與余先後為南計部郎近以備兵揔余六郡事庚戌孟冬諸紳士請先生主教於旌陽古人旦暮千載猶依希神情之遇新都去旌陽密邇余以病不能赴迺從友人

余常吉得覩先生答問語其詞居要其旨閱深所謂直窺壺奧應事無碍者惟先生道之亦惟先生能之先生屹然獨立矚然不滓人不敢以私請顧登堂橫經如坐春風人人自以為親已各盡所欲言余素嚴事先生與從子百昌闢南山為崇文書院庶不負宇下然性蒙昧每與諸友分席問

谷心憺不能措一語而獨自喜不勝辟之
于酒不飲而嗅余亦不自解也及誦池陽
學錄有云雖未獲益靜聽片時豈不愈于
喧鬧之場不覺擊節大快初心夫徽寧諸
郡其人多含樸有先民遺風亦東南之鄒
魯也日者郡大夫鄔公邑大夫劉公躬臨
書院發諸儒所未發多士奮起庶民並興

以教為政豈非千載一時哉蓋古之化成
者至於山農野叟可絃可歌今常吉奉先
生之訓播之三章風之所被已家喻而戶
誦矣余聞先生顧問常吉書院曷名崇文
夫朱子新都產也余儕亦惟鄉之先正是
式期于出入不悖所聞先生崛起中州直
接洙泗于書無所不闢于義無所不貫其

揭佛氏顯真即明明德于天下意在引釋
歸儒至三為圖讚一漢壽亭一趙清獻而
附以坡仙則盡解拘儒之束縛而獨尋樂
處于沂水弘三教羅萬有斯謂大成矣

新都治生吳士奇頓首拜誤



旌陽會紀

庚戌秋日歛諸生余未寧既赴赤山蕭方伯之會知
心源呂公承我

道尊金先生命邀寧商學旌陽寧於是偕太平王生
璽宣城施生弘猷章生舜臣輩往焉冬孟四日
先生駕臨會所蓋護國寺善世堂也謁

聖畢大眾請登座 先生坐

聖像之左乃命蔣令君暨李 四庠師列坐東

席呂公暨諸縉紳列坐西席以予四人及德興祝生

崇一星源甯生光祖輩稍能商確一二列坐兩席前
班環而坐者數百人環而立者千數百餘人誠最勝
會也坐定諸童出立於前敬歌皇極之章 先生一
一闡明開示且語諸友曰久以政事未赴會堂與諸
君商學今幸詣此一聆清論以洗此心願諸君盡情
商證大衆默然 先生視寧寧敬對曰 先生素
以學問爲政虛心採善師帥諸生諸生欽仰德風久
矣茲更親炙休光亟欲飫領大教願 先生大爲發
明以副衆望 先生曰連日諸君先至有何商證試

舉一二言之呂公曰昨曾舉古詩云一寸未成真事
業半生虛度老光陰夫日用常行者事也事成乃謂
之業事業旣在日用常行何真何假而曰真事業焉
似必有非真者在不可以不辨也諸友雖相發明未
有定論敢請 先生賜教 先生曰誰不日用常行
誰能現前看破看得破時何莫非真看不破者則成
假矣呂公曰謹受教祝生曰昔人云堯舜事業如浮
雲之過太虛夫事業如堯舜何等真實而以浮雲况
之豈不謂之假乎 先生曰此以性分論故區區事

業不足言也大行不加可以證矣奚必定以真假云乎但吾儕今日講學於此須是真看破此事始得不然卽爲虛度光陰老大傷悲固所當鑒而少年人尤不可不努力也施生因舉焦先生語曰閻羅王不序齒 先生曰信哉隨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可見未聞道者不可以死甚矣夫聞道之宜亟亟也且此聞不是泛聞必須真有所契會乃可語云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良足慨者言下大眾竦然俄而諸僧進茶諸童乃歌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

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歌竟先生曰仲尼雖爲千古大聖人然不過自知其良知爲本來真面目而不爲聞見所迷也此之聖體人人本有心心具是一不迷於聞見而真頭面便自現焉信得良知而致之聖人之能事畢矣于今大家只是妄知一知知而不疑方不負此一會且知云何良良知何以致大家俱要發明于是審祝王施四生暨會中諸友盡情互發論各有當 先生稱善乃語寧曰真知箇箇人心有仲尼者便是見法界性矣此蓋以

寧往日所呈者而因舉之也寧敬對曰是復申言曰
雖知箇箇人心有仲尼而人未必箇箇能知則法界
之性但爲見者見矣法界之人未盡見也真紹仲尼
之道者其心能自己耶噫此講學法門所宜廣開也
先生亟稱善無何諸童進而歌曰喚一聲來應一
聲聲喚醒本來人而今不用頻頻喚大地山河一
片金 先生曰此非見法界性者不能道也寧對曰
然祝生曰此語似非極則 先生曰如何不是極則
生曰還有山河大地在 先生曰此借語也一片金

已自妙了生曰非謂不妙因 先生精透禪理故不
得不以差別智進昔蘇東坡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
色無非清淨身此語已妙而一禪師猶議其爲門外
漢何歟施生曰想是謂其在聲色上作活計也 先
生曰禪師所論東坡則然若夫大地山河一片金者
寔悟後語也悟後語原與想像者不同當以無思契
之不必深泥其詞苟以詞論論到極處虛空且交粉
碎何況大地山河故楞嚴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
漚發又云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正謂

此耳隨呼寧曰常吉於此道極透云何不發一言寧
敬對曰生不慧承 先生至教方且領受不暇無能
復贊一詞第所云發真歸元者大家不可不實用其
力毋徒在詞句上盤桓果能發真歸元方可粉碎虛
空華嚴論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其言最爲喫緊寧
是以有勸發大心之說請正十方有道明公尤望
先生惠教一言普爲勸覺 先生領之一生語及齋
戒 先生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豈小補云乎一生
問見性之後有功夫否寧曰真見性人自有不了功

于 先生曰然一生問見性之人仍有過否 先生
曰惟見性之人方能見過未見性者自以爲是總不
知過寧曰自以爲是處即便是過王生曰所以不可
與人堯舜之道 先生曰然一生曰人非堯舜不能
無過堯舜豈有過歟寧曰堯舜過偏多 先生曰然
於猶病之言見矣施生曰聖人心體惟自見其不足
卽不病猶病也王生曰猶之一字甚妙不可不味
先生曰然一生極論善惡之報祝生因曰人性本善
元何又有惡人 先生曰人人皆善只是念上轉耳

生曰人性皆善轉惡念者是誰 先生曰性本生生
不息惟其生生不息故作得善來也作得惡來蓋太
極元是生生不已的故能生天生地豈惟生天生地
也生虎豹豺狼生不得虎豹豺狼則亦不能生天地
矣程子不云乎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生曰
楞嚴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敢問 先生
曰惟其清淨本然所以能生山河大地生不得山河
大地則清淨本然是爲無用物矣予曾問僧云清淨
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未對今日正好拈及

先生曰山河大地卽是清淨本然 先生曰旣如此

又何疑於一片金乎大衆躍然有頃 先生問祝

生生於何地對曰饒州府德興縣石林卽家伯也

先生曰石林先生素以道學自任今若何對曰病後

老矣年來虛心受善 先生曰却難及也甯生進曰

石林先生爲饒徽池寧四郡大會主諸友間學者衆

總會所則在歙中西溪南也歙爲四郡之中往來適

均故建會所於此蓋吳督學中翰諸君任其成溪南

諸友董其事寔余常吉諸友從與之力也規模頗鉅

願 先生便道寵臨開示後學 先生曰有日問曰
會所何名寧對曰崇文書院 先生曰何謂崇文施
生曰蓋崇朱文公也堂之上有藏書樓焉中翰盡刻
文公諸書藏之 先生曰甚好因問歛中鄉先生擔
當此學者幾人寧對曰敝邑鄉先生自具督學外課
友會文譚學者則畢文宗欲明生死大事者則鮑儀
部尚躬行者素不乏人書院旣成擔當此學者必當
叠出 先生領之問巖鎮有書院否以寧蓋鎮人也
寧曰鎮中方司徒有建程朱三夫子祠議生輩有勸

學會館議機緣將至拭目以俟 先生曰有人此有
院也聞爲曹魯川先生創明經書院於石耳初山成
否對曰十成其八矣 先生因題額曰初山精舍又
問 府縣講學否寧對曰咸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且
出講矣邑中舊有陶學師郡中今有陳學師則素擔
當此學者也兩庠諸師聞 先生之風咸欲率諸生
聽教門下 先生稱歎良久問及周康嗣對曰畢侍
御延爲西賓留燕未歸 先生語諸生曰周爲常吉
同志友今所希覲者不可不會復大聲曰朋友聚會

甚難切莫輕易放過須要把學問極緊要處着實商量予謂學問極緊要處只是不昧此良心孟子云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二語最有關係本心原自不爲不欲只去其欲與爲者而已無他道也如此用功便是慎獨祝生曰此書又有一說非謂先有無爲無欲之心又有爲與欲之心而用學問功夫以去之人心元自不爲我還其無爲而已元自不欲我還其無欲而已非逾而去之蓋順而還之也如此亦覺直截 先生曰說雖直截尤要身承乃指廣德李庠

師曰吾最喜其自陳云書說雖明身未實受夫學問貴有諸已羅近溪先生徃徃爲學人拈出實受一言誠爲至當毋自欺也又曰不爲不欲者良知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者致良知也致知之法實無以加於此又曰人皆有所不爲人皆有所不欲却不知所以達之能達之于其所爲所欲便是致良知達之一字尤是致之之方如此等處俱是極緊要的不可不勉此處混過去便沒有根基矣今日之會予所望於諸君者以此于是大衆羣然起謝 先生臨

行呂公暨諸友盛頌 先生德政 先生曰他無所
長只名利兩字頗能打得破寧曰昔人云打破名利
關方是小歇脚蓋進此尤有生死夢覺關也寧謂名
利一關最難打破非從生死夢覺處透過終難儘底
掀翻 先生既然盡情打破於覺夢也何有生輩深
受教矣 先生既行重囑李庠師與寧輩深心究竟
寧從令君諸師暨呂公諸縉紳後敬送 先生行復
請教於李庠師者數昕夕李師善發 先生達字衆
皆躍然既而太平張侯至極聞近溪羅子渾然與物

同體凡陳民情於當事者俱是一心爲人秋毫不入
於已故臨終留去自如毫無掛礙一座爲之動容張
侯行蔣令君布席會酌寧以蔬食特陪李師備陳學
道因緣李師喜予初爲性命參起稍窺不已生機相
得甚懽次日李師因友人論孝弟深言人子不能盡
孝者由于常見父母之不是誠能思天下無不是之
父母未有不盡孝也者詞意迫切聞者靡不感動一
友言曰王祥之孝似亦能見無不是之母矣而卒不
能移孝以爲忠且更不能如虞舜法天下傳後世其

故何也施友推予言之寧曰能與不能之分其機決於智慧慧眼不開此所以終於一節之孝也舜之大孝可法可傳全在明于庶物察於人倫故曰舜其大智也歟由大智行大孝如明眼人之適途焉往而不達也祥之智可及此乎李師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舜之所以異於祥者達與不達耳達之時義大矣哉宜

金先生之惓惓加意也一友因舉寧勸覺言中勸孝第二言且曰常吉之勸是卽

金先生達之之意李師屢寧頌之其一勸人子詞曰諸人子身何來父母恩深難報哉服勞奉養僅小節順意承懽怎盡懷惟使此身能紹述諭親於道真奇哉父母年尤當念風中殘燭難留戀一旦無常萬事休欲盡絲毫難見面何如趁早急關心效諸覺者頻頻勸勸父母勸發心心量元來包古今上徹從前無始祖下貫後來無盡孫只因大事未明了苦認夢蟻爲其身大心勸發通明聖人子何爲不勸親其二勸兄弟詞曰諸兄弟宜孔懷兄弟同胞一脉來枕邊言

語一不聽室內戈予何處媒孝友能爲一家政相論
於道真奇哉兄弟年均當念川流一逝難旋轉相見
一番老一番能得幾時爲恩眷不如趁早急同心效
諸覺者頻頻勸勸兄弟勸發心心力精專貫石金能
聯四海爲同氣能結千古爲同羣假使藩籬未盡撤
少分人我喪天真大心一發通明聖兄弟當相勸弟
兄頌畢諸友戚然李師曰聞此勸孝弟二詞未有不
心動者卽此便是常吉達處勸者甚爲苦心敬願會
中諸君實實達之毋虛聽過諸友皆曰然然一友問

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勸之誠是矣籍令不幸而有
故焉則若之何寧曰但能勸孝勸友親之命脉固自
存也李師曰然復問有勸慈者否寧曰有之是卽勸
長者者也李師曰願聞寧復頌其詞曰諸長者莫夢
猜多年鼾睡當醒回虛度浮華已可惜單爲兒孫更
是豨詎知大慈衆父父法界衆生爲其孩長者年深
當念瞬息光陰如閃電忽然一息不來時滿目兒孫
看不見何如趁早急回頭聽諸覺者頻頻勸勸長者
勸發心心明便是無盡燈能光黑暗千年室能點人

天

萬歲燈假使此心未明徹彭錢八百竟何論大心勸發通明聖長者當相轉勸人李師擊卽曰妙愈見苦心之達座中諸長者瞿然呂公曰吾輩旣聞此言有不轉相勸者誠爲虛度光陰不惟大有愧於

金先生抑且重有負於余常吉矣諸友躍然興曰是卽老先生真事業也此言一出事業已成謹拜賀呂公致謝不已李師復曰太和景象今幸見於旌陽善世堂矣會將散令君乃致會資於呂公且有倡興書

院議曰善世堂乃寺中講法處前太尊羅近溪先生

題額今蒙

金先生錫有崇正堂扁當與諸君建堂懸之隨出素紙若干徧語諸友曰茲會也不佞深受講學之益安敢自負生平諸公有法言妙義聖爲書示容裱冊登梓期相與以識不忘諸友各領其一乃散寧自聞學以來所赴講會多矣未見感動奮發若斯者也豈非令君之精神而

金先生主持鼓舞之力哉聞風而起者將自是不可

枚舉矣衆謂 先生言言喫緊臨行付囑數言關繫
斯道尤非淺鮮屬寧紀之寧不慧且善忘援筆沉思
十遺九矣謹述其略如此庶不負令君諸友之意云
皆

萬曆庚戌日長至歎諸生余求寧敬書

崇文書院梓

池陽證學錄

庚戌季冬之朔新安余求寧得接旌陽郭還虛來札
知我

道尊金先生屬意於寧欲寧往商此學寧以 劉父
母出講鄉約更大會於崇文院中弗遂行九日事竣
次晨始得發足及至池陽進見

先生謝題初山精舍併以旌陽會紀呈覽 先生
喜曰政欲修書相請詎期已至題額送矣得見會紀
尤佳寧敬對曰生筆拙愧未當 先生意求 先生



P2-3

更加刪正 先生曰可乃歎寧願聞堂中寧因請曰
願聞 先生之志 先生曰吾志孔子之志亦惟志
於學而已矣子夏云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功非不密
也說者猶爲二之蓋以仕者仕此學學者學此仕卽
仕卽學卽學卽仕非有二也孔子孝友爲政唐虞商
學巖廊可以證矣若夫願聞堂名題自前人似亦有
說蓋吾儕日接士大夫於此堂也政事之得失則願
聞之民生之利病則願聞之子有所聞願亦告我寧
敬對曰君子之德風也 憲風當振尚矣自 先生

是可以明志矣 先生惠教寧自後餉寧亦宜照常

先生曰然寧敬進曰吾鄉有白嶽素爲 玄帝清

淨道場今以遊人太多竟作肉林屠宰所言之可爲

酸鼻近日 鄔公祖因宋生具呈雖已行文禁止衆

道者謂非出上司之命不可以垂久遠敢告 先生

先生曰吾卽行該縣立碑示禁併行九華庶可已

矣寧敬極口讚謝且曰從此萬億物命得遂其生皆

我 先生賜也第九華素有陽明先生祠久未經理

向同施蕭吳章諸友往謁見守僧縱放騾馬于中汚

穢甚矣太白祠移于山側賭者窩焉甘泉書院僅存
書堂記名爾亟宜興復問之禪僧影空當必得其實
者東崖海藏老人新建華嚴經堂三天門內主僧法
光立有叢林接衆彼等爲衆修行敢請建碑揚法
先生一一允之旣閱旌陽會紀隨語寧曰是會也吾
雖無大發明得子紀錄殊爲暢達第不佞麓淺之答
恐不足以當大方對曰會紀一成隨呈敝郡邑公
祖父母諸師鄉縉紳兵督學中翰諸君咸謂先生所
答明切痛快學出希有亟欲題序壽梓以公同志特

未經 先生親正鳩工以待願 先生毋過謙焉

先生曰一聽諸君此本則留付梓可也寧躍然曰甚
妙會紀處處流通可以普霑 先生法雨矣隨進語

曰古人有言教有身教更請問 先生平素如何用

功現今如何應用願悉一言以爲學人楷式 先生

曰吾初不喜講學一日爲友人強邀入講堂聽畢漠

然不相干涉語友人曰何益之有友曰雖未卽見益

處靜坐片時聽聽也好強似酒色場中喧鬧也試於

閑時默默思之或得一二語相入亦未可知予于是

稍有味乎其言然終未得悟人處適聞焦澹園先生語及明德羅子坦夷平易極得聖人真學脉於事理毫無罣礙心嚮往焉研窮有日似于理上覺無礙矣至其應事接物處打合不來猶未免於障隔之患體驗既久忽爾豁然始得事理一如融通無礙曾質正於焦先生蒙其印可所云應用者僅惟此耳寧曰此是學問極得力處非 先生大明徹人未易及此目今在院時行事何如 先生曰吾得線索子在手運起自強不息功夫幸爾日無宿事初入院中檢諸文

卷約有十年之積吾于二日後盡皆發行嗣後隨日隨完頗無所積予思事之來也無盡籍令今日不完積之明日日復有日事復有事不可計也以故當日不辭苦勞定以事完爲則事雖繁而應之殊暇蓋得自強不息中力也且更有進此者否寧曰進此則爲至誠無息事事無礙者矣 先生曰此境界更妙更難寧曰 先生如是盡心萬億生靈重蒙福庇十方鬼神必勤加護持十方諸大聖賢必密爲贊助吾見由君子而進于至誠由自強而進于無息由事理無

礙而進于事事無礙特易易者矧 先生不自以爲足而虛懷下問其進尤不可量也愚生何足以知之 先生曰善子蓋進我于純亦不已之天矣頃曰吾閱子南都答問知子靜極明空此境殊未易及對曰此寧因病目痛極屢夜難眠爲是抖起精神尋我四大壞時真性何在尋之久久不覺豁然頓空消歸于無天無地無我無人之境然不遇魯川曹師指破幾爾墮于偏空又何足爲 先生道也 先生曰學道人也要明此這一步焦先生常提唱未發之中宗門

諸師常提唱父母未生前公案蓋亦以此處難明不可不親證也然曰知天地物我皆幻矣亦知天地物我皆真乎何幻何真作何分別對曰真不異幻幻不異真真卽是幻幻卽是真只緣知幻而不顯真十二年來徒爾自在逍遙不問衆生迷悟此曹師所以呵之也 先生曰真知幻者自知真真知真者自知幻子提顯真二字煞有妙處無亦欲明明德于天下意乎對曰不敢 先生曰此不敢者正所以直任也目今如何用功對曰惟對 先生答問而已 先生曰

然卽此便是用功卽此便是無功可用此處着不得
功夫又非不着功夫能者契之然有妙處又問曰本
無衆生可度而吾度無可度之衆生本無佛法可學
而吾學無可學之佛法此亦南都答問中語也何以
學佛法何以度衆生對曰心齋先生不云乎我欲學
聖人聖人無可學雖然無可學不學焉知無可學有
續傲之者曰我欲度衆生衆生無可度雖然無可度
不度焉知無可度敢請證于 先生 先生曰然此
卽所謂滅度無量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寧

曰猶有說焉滅度無量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
者性空故也此金剛經義若依華嚴義實無衆生得
滅度者則一體故也故曰衆生病則維摩病衆生不
病維摩何病之有又不見古人云興悲起智憐愍有
情不然其不墮于偏空也者幾希 先生曰興言至
此此圓乘所以攝頓教也然不頓何入圓不圓何攝
頓從無妙有以有御無此又頓圓圓頓之所以俱顯
也曹先生大明此矣過姑蘇當請證之寧曰曹師曾
受學於明德先生尤大明於經濟初爲龍巖令以上

封事獲

嚴譴嗣復其官留用未有出也家居數十年內聖外王之學無所不通當關白寇我中華許大司馬欲疏薦于

上鄉先生留師保障中吳力阻之

撫按兩臺往往造廬請問友人吳得常曾壽其七表詩曰吾師五十棄簪裾廿載高踪海上廬本欲德明新世世從來心定自如如

天朝抗疏名難竝過客探奇意不疎莫道石牀眠已

穩直愁門外候安車今年八十外矣大病之後形羸而神王猶然矍鑠哉每月逢二大會必親赴之此益足以見其所養矣寧輩建精舍於石耳初山寔待曹師闡法重荷 先生題額幸莫大焉 先生過蘇一

見當不以生言爲妄 先生曰信哉曹先生體用雙全真宇內人豪也非若世之迂談闊步竟無裨於國用也者子素學於曹先生矣其要旨可得聞歟對曰無非欲明明德於天下 先生曰子嘗勸人勸發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善矣當獨居時更何用功對曰

自勸自發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心故寧嘗有言曰不
勸而聖古來少有勸則與無則倒願作丁寧奉勸人
樂以忘憂不知老復自勸曰不勸而聖古來少有勸
則與無則倒更作丁寧自勸人樂以忘憂不知老又
曰或作或輟謾施功勸聖功夫自不窮我勸人時人
勸我爲之不厭在其中勸欲兩字乃吾人與一切衆
生安身傳命之元敢呈 先生證之孔子之志於學
子輿氏之願學孔子皆是欲也言未竟 先生隨曰
從心所欲不踰矩則惟勸而已矣寧曰今古熱心腸

被 先生一口道破 先生真人天眼目哉 先生

曰夫如是可免輪迴否對曰有甚輪迴只此勸欲二
法直豎三界橫亘十方便如如自在管甚輪迴古先
生有言曰假饒熱鐵輪在吾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
失菩提道本是巍巍堂堂統天統地大丈夫不於此
直下明決更待何時又竊謂信得盡大地是法王身
更無生死可了卽令衆生界無盡生死海無盡寧敢
挺身直入爲一切衆生作舵師 先生曰善哉然佛
與衆生元屬幻相惟是直心一真無礙爲常住主人

子之言也夫既謂之幻矣有何生死可入乎對曰能明此者卽幻顯真不明此者雖真亦妄世之不明此者衆矣夫安得大明眼人如我 先生者一一直指其爲幻也而坐之無生無死之大道場乎惟其不明而有生死此寧之所以願入也雖然有入者有無入者有入而無入無入而無不入者又不得不請 先生證之 先生曰願聞所以寧曰凡夫有入羅漢無入菩薩入而無入如來無入而無不入無入而無不入尚矣入而無入其生輩之所從事乎何謂入而無

入對現色身是也故曹師有曰一身湛然常住餘身遍多世界微塵作佛廣度衆生此則寧之所願學者也未審 先生以爲何如 先生曰善哉此與孔子之志齊否對曰政與孔子之志齊孔子志於學紫陽朱子訓之曰其所謂學卽大學也大學揭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欲卽志也孔子志之故曰從心所欲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以求之是明明以古人之欲爲志矣竺乾古先生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夫佛者覺也覺非明

德而何欲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是卽欲
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也心無二欲無二志無
二也焉有不齊者乎彼徒以空宗議佛者不明佛之
全體大用也多見其不知量已 先生如今誦法孔
子所學謂何所志謂何吾不具知然竊觀 先生上
爲 朝廷振官常下爲生民徵利病寧有出于欲明
明德於天下之外乎不出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外是
卽古先生欲令一切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也齊
古先生卽齊孔子齊孔子卽齊古先生志蓋如是而

已 先生曰誠然誠然子之所謂志者卽欲也欲字
法門子蓋得之曹先生恁地發揮真切然勸字法門
則誰啓之莫非得之復所楊先生否對曰勸字法門
寔從無思無爲中偶爾劈空開出開出之後覺是十
一地等妙覺行而其機果啓於楊師楊師云學問得
手之人當急急與人發揮方爲陽德卽未得手一聞
師友善言也要與人講明此與道聽塗說者不同溫
故知新自可以爲人師矣又云學問常要與人說子
若常與人說時自家有許多生機受用妙不可言又

云井水常用則日新不用則日污講學精神亦復如是寧聞此語蓋十年所矣丁未陽生日因與周康嗣諸友論學徹盡夜不休七日之後忽爾生機勃然妙用不測遂轉勸字法門因思向來所說者皆勸也特未拈出耳寧得勸字之力于不可知之天非楊師啓我又烏識其妙乎未審縉紳先生中何公是其首座先生曰吾見楊先生門下諸公甚少所見者惟歸德楊澗先生定是其首座也當寄秣陵紀聞與彼一閱彼必有所題評又曰子自丁未以來旣得楊先生

生機妙用仍有顛倒夢想否對曰幸已遠離寧自陽生七日後不眠不倦相與康嗣諸友掀翻夢身五十五日如一時也比時生機火候日日相通甚是不同過此則平平常常毫無奇特於今饑來喫飯倦來眠隨機勸人微覺有日新之益夢無論已先生領之備問會中諸友寧一一直指以對先生曰萬書諸刻精矣足徵師友相與有成行當爲之題序寧敬起謝次日縱論古今人品道德文章極爲稱快徐及報怨太深者先生且曰彼徒在夢而不惺知報怨而不

知存心也予曾講君子存心一章存何心哉存尋對頭心也禽獸妄人何足爲君子對君子不之尋矣其所尋者在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之大舜也尋得此箇對頭便有許大心腸作用存之又存以至於必如大舜而後已此其所以爲君子也歟然古今能尋對頭者有榜樣人顏淵是已顏淵於諸人犯而不校尋得兩箇大對頭一虞舜一孔子孔子步顏淵亦步孔子趨顏淵亦趨毫不少讓其與虞舜對曰舜何人予何人有爲者亦若是如此比對果成卓爾自立之人彼

區區尋怨對者吾不知其心之所存矣可爲悼惜有頃問 鄔年兄已講學否對曰屢欲出講崇文院中會政事旁午未得其間聞約翌日計期至矣 鄔公祖是有力量的擔當者也 先生曰如此甚好講學門中極是淡薄才高者視爲迂闊每不肯傾身向人儻有留意於斯者乎吾願北面事之又曰焦先生云新安之巖鎮一方都會也今講明明德之學者已不乏人不可不建明德書院于中若有擔當此事者吾敬禮焉寧曰僅議勸學會館書院則有待也 先生曰

吾題勸學堂爲之經始良久問 劉大尹旣講學於
崇文書院有何發明對曰欲以實心行實政不欲虛
談有問盡心章者答曰此蓋一節喫緊一節非云極
則也有問政中和節者答曰請以目前論但得心平
氣和自覺天清地寧卽一蟲一蟻不敢悞傷萬物有
不育乎稍有乖戾橫于中天翻地覆景象便自現前
戕害生靈無所不至欲萬物之育不可得也其自警
聯句者則曰身任天下之重必一介不與一介不取
道統聖人之同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又曰不負七

尺軀要使我轉世世不轉我但存方寸地豈惟天知
我我更知天凡此皆本色之言無非以實心行實政
者昔姚承菴先生爲廣昌令首拔 劉父母於諸生
中曾贊之曰赤子之心處子之守此可以知其概矣
先生稱善又曰旣講鄉約有何作爲對曰賞善罰
惡毫不假借 先生曰如此甚好儻更出身擔當此
學予日望之是在顧廣文諸君與子矣對曰顧師尊
居蘇常會曹師于此學最爲真切曾與董陳二師約
欲偕府庠陳戴曹劉諸師校刻 先生會紀寧歸當

道 先生德意定不重負 先生聖也 先生善之
既宿二夕爰以歲暮告歸 先生猶拳拳屬意不忍
別送臨行出示聯句曰浮雲以外天尤闊明月之下
我也清寧敬讚曰 先生作是語也是何等度量何
等襟懷青天白日心事于茲益見矣寧不慧敢不佩
服大教以告我新都人士乎拜別歸來寄語旌陽諸
友竊謂得聆 先生教言如飲甘露不可不廣爲流
通及援筆則忘之矣因亟默其不忘者書於簡端俾
夫未見 先生者得是冊而繹之庶幾有以自淑云

萬曆辛亥元旦新安後學余永寧敬書

崇文書院梓

馬

同治
藏書

吳昌碩
印



三

